

群众演唱丛刊



柜 台

(話 劇)

高 思 国

北京出版社

16767

861
0066

群众演唱丛刊

柜 台

(話 劇)

高 思 国

北 京 出 版 社

1964年

群众演唱丛刊 柜 台 (话剧)

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宣传部 編
北京群众艺术馆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1 · 字数: 21,000

1964年4月第1版 196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统一书号: T 10071·732 定价: (5) 0.09元

編者的話

我們为了滿足农村公社社員、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配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起到推动生产、鼓舞劳动热情、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选編了这套群众演唱丛刊。包括有小型戏剧（話剧、評剧、歌剧），曲艺（唱詞、相声、快板），歌曲和革命斗争故事等演唱材料。內容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现实生活为主，同时也适当地編选一些革命历史题材的节目。根据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单独或汇集成冊，陸續出版。編选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方便演出。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者给予支持和帮助，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帮助我們改进工作，以便能夠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1963年9月

时 間 春季某天的傍晚到夜間。

地 点 某城市。

人 物 楊正林——某商店的經理，五十岁。

李玉秀——楊正林的妻子，四十八岁。

楊秋香——复兴土产店的售貨員，楊正林的女儿，十九岁。

李慧萍——某理发店的理发員，李玉秀的侄女，二十六岁。

周金山——某交电零售店的售貨員，李慧萍的爱人，二十九岁。

序 幕(可在二道幕前进行)

[場上是一段街道，台中豎有公共汽車站的站牌，这时已是傍晚的时刻。

[传来一陣陣汽車喇叭声，随着这声音，周金山匆忙地跑上。他手提着一个用花布包袱包着的收音机，肩上扛着一把鉄耙子，看样子是在追汽車。

周金山 哎，同志，等一等，等一等。(汽車已走远了) 哎！就差这么两步，要不为买这把耙子，也不会让那位不讲理的售貨員磨蹭这么长 时 間。(放下手中的收音机，这时好像有人在喊他的名字：“老周！周金山！”) 哎！誰在叫我？(用目光四下寻覓，发现对面人行道上的同事老张) 哎！老张！你上哪去？……回去？噢，这个呀，(指耙子) 郊区老王托我給他們公社里买的，下午才买了个样子，这会儿到东方

旅社給他送去。这个呀，（提起收音机）这是我們店里昨天給人家修理的收音机，我順便一块給人家送去。哎，老张，明天晚上到我們家湊个熱鬧，去了以后你就明白了，不去我可罰你。……好！再見。

〔楊秋香上。她也是來等車的，一看就知道有什么急事，走到周金山的身旁站下，但沒发现前而在等車的周金山就是下午在她店里買鉄耙子的那位同志。

楊秋香 （对周金山）同志，請問这趟車过去多少時間了？

周金山 刚过去不多会儿。

楊秋香 同志，現在几点了？

周金山 （看看手表）六点半了。

楊秋香 糟了，糟了。

周金山 同志，你有急事吧？

楊秋香 赶“胜利”六点五十分的电影。

周金山 哦！什么电影？

楊秋香 《李双双》。

周金山 （这时双方已相互认出对方）你！同志，你是不是复兴店的？……你看这把耙子还是刚才在你那儿买的呢。

楊秋香 （无可奈何地）不，……嗯……好像是。（旁白）真是冤家路窄，怎么在这儿碰上他了。

周金山 （旁白）哟，癰头真不小，隔着十来里地去看电影，噢！刚才买这把耙子是耽誤她看电影了。

楊秋香 （旁白）今天倒霉碰上这个买东西的，要不是他跟我找麻煩，这会儿早到电影院了。

周金山 （旁白）下午五点多，我到了复兴店，进门喊了她三声“同志”，她像沒听见一样，还一个劲地点她的錢。

楊秋香 （旁白）下午我都快下班了，这人才想着来买东西，一

進門也不看人家在那忙着，一个劲地直喊。

周金山 (旁白) 好歹她把头算抬起来了。你說誰买东西不想买个好一点的，再說我給公社代买的东西还能不挑一挑？

楊秋香 (旁白) 好歹我算把今天卖的錢盘点完了。你說国营企业还能去騙人？可一样的鉄耙子他非挑挑拣拣不可。

周金山 (旁白) 柜台上就放着一把耙子，你让我怎么挑？跟她說是不是再拿出几把来，可她一声也不吭。

楊秋香 (旁白) 柜台上明明放着一把耙子，你拿着不就成了，他非让我再去拿几把。你把好的挑完了，剩下的卖给誰？

周金山 (旁白) 你說，要都像她这样，顾客誰能滿意？

楊秋香 (旁白) 你說，要都像他这样，我們这买卖还有法做嗎？

周金山 (旁白) 我一看她那态度，趁早别跟她找麻煩了，到別处去买还不一样，誰知道心里这一賭气，沒留神口袋叫門把手給刮破了，真倒霉！

楊秋香 (旁白) 要，你就拿着，不要拉倒。哎，他还真不要了。我心里話，你要早走了我还用不着跟你囉嗦这么半天，这时候就听着門口“哧”的一声，哈哈，真有意思，他那口袋让門把手給刮了这么长的一个口子，嘻……

周金山 (旁白) 正在这节骨眼儿，有位四十来岁的售貨員走过来，从柜台里拿出好多鉄耙子来，这我才挑了一把比較称心的。

楊秋香 (旁白) 正在这节骨眼儿，我們經理走过来，从柜台里拿出好多鉄耙子来让他挑，弄得我成了猪八戒照鏡

子——里外不是人了。

周金山 (旁白)我当时有心在意見簿上提点意見,后来一想,也許这位女同志才做这项工作,算了吧。

楊秋香 (旁白)我当时有心給他賠个不是,后来一想,国营买卖,你买我卖,我也沒賺你一毛两毛,犯不上。

周金山
楊秋香 (同时旁白)你說巧不巧,在这儿,又碰上了!

[这时传来汽車鳴声,等車来到眼前一看,原来不是公共汽車,两人无意中打了个照面,不知所措。

周金山 咳!就差这两步了,干脆走!等坐上下趟車,不定汽車先到还是我先到呢!(轉身欲下)

楊秋香 (发现收音机)这收音机是你的?怎么和我們家的一模一样。

周金山 噢,上海无綫电厂出的美多牌收音机都是这模样。

楊秋香 不,这花包袱像是我媽包衣服的。

周金山 这么說,我是偷你們家的!(下)

楊秋香 (冤屈地)誰說你偷的,誰說你偷的……真倒霉。(又传来汽車鳴声,这会看准了是公共汽車,幸灾乐禍地)这会可真的来了。好,好!(公共汽車走到跟前沒停,过去了,急得喊起来了)哎,汽車!汽車!倒霉,又碰上一个长途客車。我今天怎么这么不走运,尽碰着这些倒霉的事。得,好容易托人买的一张电影票,又看不成了。(拿出电影票,撕得粉碎。远处有人喊:“小楊!”)誰?(发现远处的小刘)小刘,干什么?……什么?……晚会?……真的?……小刘!你等等!你等等!(高兴地追下)

[暗轉。

[二幕开。

[一个普通家庭屋子里的摆设，台后中间有一面窗户，台右有一扇通往里屋的门，台后左面是一扇通往院子里的门。灯光渐亮，很远很远处传来雷声，从院子里传来李玉秀的喊声：“誰的衣服，快收回去吧，要下雨了！”]

[片刻，李玉秀抱着晒干的衣服上。]

李玉秀 (自言自語)今年雨水真好。(把衣服一件件叠起来，这时叠的是秋香的褲子，拿起来在自己的身上比了比)秋香这条褲子这不是好好的嗎？怎么就不能穿了！(发现有个补釘)噢！嫌这里补了两个补釘难看呀。你上没有兄弟，下没有姊妹，你不穿难道让你爸爸穿！(意味深长地)咳！秋香这些日子变了，嫌布的穿着爱打皺，想穿什么泡泡紗的了，嫌对襟褂子难看，要做件什么“布拉机”！处处想往漂亮处打扮了。

[李慧萍推門上，在門口一站，左手臂上挎着一件白色外衣，右手提着手提包。]

李慧萍 二姑！

李玉秀 哎哟，是慧萍呀！你怎么好多日子也不来玩玩。来来来，让姑媽好好看看。(端詳了一会儿)啧啧，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忽然发现)哎呀！你这两条大辮子怎么沒了？

李慧萍 让我剪掉了，早上晚上拖着两条辮子怪費事的。

李玉秀 嚟！又不是开机器，当理发师留着两条辮子碍什么事。(想了一下)噢！大姑娘剪了辮子是不是要結婚，哈哈！

李慧萍 (稍停)二姑，您說对了！今天我是特地来告訴您老人家的，明天晚上我結婚。

李玉秀 真的？慧萍，这可別怪你二姑生气，这事怎么不早来

給我說？

李慧萍 这会儿还晚？明天我們才結婚呢！（从提包里拿出一盒糖給李玉秀）二姑，吃点糖消消气。

李玉秀 咳！你姑媽哪有那么些气生。快坐着，說給我听听，对象是哪里人？多大岁数？干什么工作？……

李慧萍 二姑，您让我怎么說呢？

李玉秀 怎么說，用嘴說嘛！

李慧萍 （考虑了一会儿）他呀，对了，他和咱們是同乡，商业专科学校毕业，今年二十九岁，比我大三岁。

李玉秀 哟！小三十的人了！

李慧萍 怎么？

李玉秀 不怎么！好！如今讲究晚婚呀，好，好。

李慧萍 我們也是这样想。他的工作和表妹还是同行，也是售貨員。

李玉秀 噢！长得像誰？

李慧萍 要說像誰呀……我看他誰也不像，他就像他自个儿。

李玉秀 不用說笑話。我們慧萍挑的錯不了，明儿去的时候，你二姑不会喝酒，不会抽烟，可得让我好好看看咱那侄女婿了。

李慧萍 （笑着）啊……好，好。

李玉秀 慧萍，二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沒空来玩，今儿来看二姑，又給我带来这么个大喜事，沒說的，在这儿多坐会儿和二姑聊聊。你坐着，二姑給你做点好吃的。（見李慧萍不坐）你看看，手里这些东西怎么就不肯放下，老拉着个要走的架式。

李慧萍 （拉着李玉秀）二姑，不了，我真有点事儿。

李玉秀 什么事非这会儿办，放在明天办还不行？要是明天

忙不过来，二姑去給你帮忙，可今晚上不准走。

李慧萍 姑媽，真的有事，非今晚上办不可。哎，我想跟您打听一个您院里的人家。

李玉秀 我們院？我們这儿七七四十九家，誰家几口人，多大岁数，都是属什么的我都知道，你說誰家吧？

李慧萍 二姑，你們这儿有个叫崔立志的？

李玉秀 噢，你問的是他呀，是个瘫痪病人。你認識他？

李慧萍 见过几次面。

李玉秀 你知道他那两条腿是怎么瘫痪了的？

李慧萍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去年他参加抗洪搶险得的，还救了两条人命。

李玉秀 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这不从医院回家还不到一个星期，公司的领导和同志們天天沒断的来看他。可是慧萍，你找他干什么？

李慧萍 干什么？（穿起白衣服，做理发姿势）就干这个。

李玉秀 （恍然大悟）咳！你看我糊涂不，老崔常说有个女理发員按时候到医院去給他理发，噢！原来就是你呀！

李慧萍 人家为了別人都能豁出自己的性命，咱給人家理理发还不是應該的。

李玉秀 說的对，做的对，你先坐这等等，我看老崔这陣子精神好不。

李慧萍 要是睡着了，就等他醒了再說。

[李玉秀下，远处传来楊秋香的喊声。]

楊秋香 （內）媽，你上哪去？

李玉秀 （內）有要紧事情。

楊秋香 （內）你先回去，一会再去。

李玉秀 （內）干什么？

楊秋香 (內)給我找衣服,我今晚有事要出去。

李玉秀 (內)我的小姐,要穿什么自己去拿,都給你侍候好了。

楊秋香 (內)媽!媽!

[李慧萍在窗口窺望,見楊秋香進屋躲在衣架后。楊秋香上。

楊秋香 (進門咕哝着)人家忙你就不管?你不找拉倒,我自己找。

(去衣架處取衣服,發現李慧萍吓了一跳)

楊秋香 哎呀!你真吓死我了!(打開一陣)哎,表姐,今天怎么有空來玩?

李慧萍 我想你,就來了。

楊秋香 算了吧!想我!想吓死我!(發現李慧萍剪了長辮)哎!表姐,你怎么把辮子剪了?是不是……

李慧萍 是什麼?是什麼?我知道見了你就要耍嘴皮子,(拿出糖)給,先給你吃喜糖。

楊秋香 喲!到底猜着了,要結婚,你這幾塊糖就想堵住我的嘴呀!不行,今天你得先給一張你那位的照片。不行,這還不行,最好請你親自把他領來讓咱們一家人都來欣賞欣賞。

李慧萍 什麼?欣賞欣賞!你這是從哪兒學來的?

楊秋香 表姐,他是科長還是主任……啊!也許是個軍官……要不就是位漂亮的話劇演員,要不……

李慧萍 你猜的太遠了。

楊秋香 那他是商業……

李慧萍 快猜着了。

楊秋香 商業局的幹部?

李慧萍 售貨員。

楊秋香 什麼?售貨員?哎呀!表姐,你怎么不先征求一下我的

意見呀！

李慧萍 怎么？售貨員不好嗎？我今天来还要向你祝賀参加工作，当上光荣的人民售貨員呢！

楊秋香 算了吧！說話怎么还連諷帶刺的。

李慧萍 我可沒这么想。秋香，說光荣是因为我們售貨員为社会主义建設，为人民生活付出了劳动，要沒有售貨員，工厂生产出的东西怎么会到我們的手里，要是沒有我們站柜台的，沒有我們送貨上門，沒有我們……

楊秋香 得了吧！难道沒有这个职业我还餓着！反正誰干什么誰知道什么滋味。

李慧萍 你說的滋味，我有体会。我每天要为許多男女老幼理发。他們当中有保卫祖国的解放軍；有昼夜在車間劳动的工人，有戴紅領巾的小朋友，有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員，当我看着他們心情愉快，面帶笑容地出去，我也就分享着那种幸福，要說这是一种滋味么，我几乎天天都能尝到。秋香，你在商店工作，顾客比我們經的还多，为他們服务的机会也就更多，难道你……

楊秋香 我……我煩透了！你說咱这样侍候人的职业能和人家劳动模范比，能上报紙还是能上广播？

李慧萍 难道我們做工作就是为了上报紙上广播？

[李玉秀站在窗口叫李慧萍。

李玉秀 快，老崔刚醒，走。我帶你上楼。（下）

李慧萍 哎，就来。秋香，咱一会再談吧。

[李慧萍收拾东西下。

楊秋香 （向李慧萍）哼！說的真漂亮，也不知道在那张报紙上背了几句大道理，来給我上政治課。（忽然想起自己的任务，

匆忙地拉开衣橱，脱下外衣，一件件地换，一件不满意，又换一件，换衣服时又跑到窗口向外喊）哎，小刘，你等等，一会儿就好。
（看看自己的衣服满腹牢骚）这些衣服穿出去怎么见人？
（最后总算挑了一件自己比较满意的，然后对着镜子整起头发来，还特意在额前作了个洋式的留海。接着拿出香水瓶洒起来，并得意的哼起圆舞曲调，在屋里跳起舞来，跳到门口）

〔楊正林上。〕

楊秋香 爸爸，回来了。

楊正林 回来了。你这是上哪去？打扮这么个模样。

楊秋香 （支支吾吾）我……嗯……今天晚上我們开晚会。

楊正林 （没好气地）噢，开晚会？沒年沒节的开什么晚会？

楊秋香 开……

楊正林 开，开，怎么开不出来了。（用鼻子嗅两下）哼！这股香味，簡直香的冲鼻子。秋香，过来，爸爸今天晚上要和你談点事。来，你坐下。（見楊秋香沒动，历声地）你坐下。（楊秋香不得已坐下）我今天心里有两件心事，絕對不同的两件心事，一件事叫我打心眼里觉得痛快；一件事叫我打心眼里难过。（楊秋香心不在焉，不住地望窗戶）你听見了沒有？

楊秋香 这不是在听，两件事，又高兴又不高兴。

楊正林 本来是高兴的事，为了你，也变成不高兴了。今天是阴历五月初七，也是我站柜台三十个年头了，我現在虽然当了經理，可我今天又在柜台边为人民劳动了一天。我一边站，一边想，越想觉得越痛快，越痛快就越舍不得离开这柜台。这一輩子，我給日本人站过柜台，給国民党站过柜台，今天又給社会主义站柜台，整整三十年了……（难以形容）可是这……这今天

站的柜台和以前站的柜台的滋味不一样呀！可你对站柜台是什么看法？（发现楊秋香照鏡子）你怎么照个没完？

楊秋香 （听不进去，站起来，打断父亲的讲话）新旧两个社会当然不一样，爸爸，我……

楊正林 你怎么了，你……坐下呀。

楊秋香 爸爸，我……外边还有人在等我。爸爸，今天有晚会，我想去看看。

楊正林 （闷在肚子里的气开始爆发出来）看看！你給我在家呆着。

楊秋香 为什么？

楊正林 你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你在店里出了那么多事，我都替你难过，顾客給你提了那么多意見，我都替你害臊，你怎么把心思都用到这上面来了。我問你，今天下午你怎么把那个买耙子的同志气走了？嗯？

楊秋香 又不是我不卖給他，他願意走，我非拉住他？

楊正林 他为什么就走了呢？

楊秋香 他不願意要，我非强迫他买不成？

楊正林 可后来他怎么又买了呢？

楊秋香 他看好了当然就买了，这关我什么事。

楊正林 你还滿有理，不用犟，你們經理在電話里全跟我談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扔給楊秋香）好，你再看看这个，你們經理前两天給我的信里說了些什麼！

[楊秋香拿起信来看下去，看完后冤屈地哭起来。

楊正林 （看見女儿已經哭了，說話有些溫和）哭有什么用？想想这么做对不对，就說这上面說的第一件事儿吧，就这么几件商品，你三天就能卖錯两回，对顾客就知道要态度，难怪顾客对你有意見。这第二件事就更不应该

了，让你前天給咱們老崔送去的籠屨，这不就在家門口，你能拖到現在还不給人家送去。你說，你哪像个商业工作者呀！

楊秋香 （像要把一肚子苦水全倒出来似的）什么商业工作者？說起来好听，还不是我卖他們买，爸爸，你去年为什么非要我去学买卖不可呢？去年我沒考上大学，可我自修一年也不一定就考不上。到現在好，上了十二年学，就这么白費了，整天除了站柜台，就是打算盘，受人人家气要回两句嘴 就給 你扣 上个 服务态度不好的帽子。爸爸，你不是早說咱們家里不是过去了，現在有条件了，能供我上大学，說咱們家里几輩子沒出过念书的人。爸爸，咱們家每月就差我掙的 这几个錢？爸爸，你也不为我的前途想想，你就忍心看我整天去侍候人……

楊正林 （越听越生气，气得一拍桌子）住嘴！

楊秋香 你……你还不让人說話了。

楊正林 你……你冤屈了……你大材小用了？你……你知道什么是前途？你知道为什么要念书？你說什么工作不是侍候人的？我問問你，你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你自己看看吧，哪样不是人家侍候你的？噢，照你的意思前途就是为了不侍候人，噢，念书就是光让人家来侍候你！你……我看你是白念了这么些年的书。（一扭腰，腰痛起来了）哎哟，这該死的腰又痛起来了。

[远处又响起雷声，比先前的雷响了些，这时楊正林走到窗前关窗，楊秋香拿起提包欲走。

楊正林 上哪去？噢，你还惦记着去呀！門口那个人早叫我打发走了。告訴你，今天晚上你哪儿也不許去！在家好

好給我听广播。(找收音机，不見)噢！收音机哪去了？

楊秋香 不知道。

楊正林 (到处找了一会儿)你媽呢？

楊秋香 不知道。

楊正林 你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玩。(看看手表)馬上就到广播時間了，唉，怎么单这个時間把收音机給弄沒了。
[李玉秀上。]

楊正林 你这是跑哪去了，一出去就不知道回来。

李玉秀 怎么，又耽誤你們吃飯了，飯不是在炉子上热着嗎？
(欲进里屋)

楊正林 不是，我是說你把那收音机放到哪儿去了？

李玉秀 你不是說它只能收本市的，收不着外地的了，我昨儿拿去修理了。

楊正林 你修理的真是那个时候。

李玉秀 沒听說過修个收音机 还得看个日子，又耽誤你听戏了？

楊正林 你知道什么！今天晚上七点有市里群英会代表在广播里介紹經驗。

李玉秀 噢！要受教育呀！这院里有的是收音机，上老崔家去听吧！

楊正林 可也是，呵呵，这么說你比我聪明。

李玉秀 多少聪明点，我的經理。

楊正林 (一扭身，腰又痛起来)哎哟，这腰又告訴我了，今天晚上准得下雨。

李玉秀 你那腰比气象台还灵？腰痛你还不在家歇着。

楊正林 不要紧，天一晴就好了，秋香，跟我一块听去。

李玉秀 (发现秋香在一边呆坐着悶悶不乐)秋香，怎么像个泥菩薩